

荔园花开

■ 荔木子

刚过立春,踏上梢头的白蕊密密麻麻,嫩脆脆的荔枝花梢在春风里摇曳。

此时还不适合看荔花,荔枝的花骨朵尚未形成。欣赏蜂蝶恋花漫舞花海要等二十来天以后,那时花蕾破瓣,黄黄的花粉浓稠梢头,花之蜜荔之香才显荔园春色。今天吸引作家的焦点,是探究根子镇南邦村荔园里的“荔枝松茸”。而这种围着荔树引颈聆听的情境,让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三十多年前。

作为高州西部乡镇的农业干部,我当年领着大批村官和种植大户来这里踮脚仰头地学习。农村体制改革后,根子镇不但让荔枝生产成为农业支柱,更被树为全市“三高农业”的标杆。控梢促花、树冠矮化、品种改换等经验和做法,被全市示范推广,荔枝真正从传统种植走向“优质高产”的产能培育,一步步超越单一的作物范畴,一路沿着鲜果直销到荔枝酒、荔枝干、荔枝蜜不断衍生,产业链持续延伸,成为如今集文化传承、生态观光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乡村振兴样板。作为土生土长的高州人,自己与根子及根子荔枝结缘已有几十年。

“爸,给我寄点荔枝上来。”每到夏季,广州女儿的电话总是

不期而至,我只得联系城区做水果“高台货”的老板张罗,而这种延续许多年的传统,竟被在乡镇工作的儿子打破。“你不要再麻烦老爸了,我有根子镇同事的电话,赶早的有三月红、妃子笑,想吃正宗好味的等贡园荔枝开园。”浮山岭下荔枝的辉煌,已不是洗夫人护荔、高力士献荔这些历史,它从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大唐荔乡走出来,走进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。

2023年的“七夕”那天,高州市民政局在根子荔枝贡园举办一场“幸福千千年,古树见真情”的集体婚礼。调离乡镇十多年后,我从光荣院转岗婚姻登记工作,又一次见证“以荔为媒,产业融合发展”的历程。岁月沧桑,甜蜜浓情的根穿越时空,年青的一对对以树为证,连理千年千千年。那些树洞被镂空却依然蓬勃的荔树,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,荔枝花的幸福,植入了爱的精神家园。如今,根子荔枝产业园里的“520”公园、爱情邮局、婚姻登记等甜蜜元素,无不融合以荔枝为媒主题。

“荔木子,荔木子。”文友的叫唤将我猛地拉了回来,我开始聆听南邦村强村企业对“荔枝松茸”产业的介绍:荔枝松茸

是乡村振兴的强村项目,它充分利用荔枝林下腐殖质作培养基,发展鲜甜美味且营养价值高的松茸产品,既盘活荔枝休闲期的林地,进一步提升林园附加值,又可在松茸收获后增加荔枝生产的有机质肥料。项目的发展实现了“一地双收、林菌共生”的生态循环模式,着力打造根子荔枝这一特色产业的新引擎。

眼前的松茸微紫晶莹,伞盖微张,菌褶间沁出清冽荔木香。指尖轻触,凉意沁肤。它分明是荔枝魂魄在泥土里的另一次抽枝展叶,浮山岭的晨雾与荔园月光酿就的灵气,在续写洗夫人未落款的农桑诗行。

从荔枝种植到现代产业园,从传统农耕到创新科学融合发展,根子镇的荔枝生产脱离了“望天吃饭”,真正实现了质的跃升,创造了“一树荔枝富一方”的传奇。

每一场花开,都擎着红荔的云,它撑起了浮山岭这一方独特天地。在乡村振兴之道路上,以科技为蕊、文化为瓣、生态为茎,探索之树有如这荔花漫过了一重又一重,那累累的果实,已将生活幸福、民族富强的真实图景,呈现在岭南这片沃土!

香,是日子熬出来的

■ 许利雄

观珠香市,见人间烟火。那缕缕芬芳,压着岁月期盼,带着掌心余热,那是观珠人用一代代光阴,从土地深处“熬”出来的魂。

种香并不简单,须择土质松润的向阳坡地,精挑奇楠良种,将母树周围萌发的新苗或壮实结香枝条小心嫁接。移植时心要静、手要稳。此后悉心呵护,为幼苗遮阳、除草、防虫。这份艰辛融入朝露与晚霞,化作岁岁年年的守候,赌一个不知飘向何方的芬芳未来。

育香,是一场与光阴的对弈。奇楠沉香树不会轻易吐露芬芳——它需茁壮成长,积蓄风雨的力量,而后因雷击、风折或虫蛀而受创。正是这伤痛,促使树木为自愈而凝聚生命精华,结成黑色坚硬的芬芳结晶体,即奇楠香。观珠镇的香农,常要硬起心肠做创伤的施加者。他们在健壮树干上打孔引香,过程充满矛盾:看着亲手培植的树无故受伤,内心揪痛,却不得不为。此后便是漫长守候,少则三五载,多则十余年。他们穿梭林间,查看每处伤口的愈合迹象。这育香的艰辛,是与一棵树默默相对的岁月,是把人的生命节奏,调成与草木共生般缓慢而坚韧的脉动。

老一辈记忆中的采香,是凶险之行。他们凭胆气与利斧,深入毒蛇蛰伏、瘴气弥漫的密林,向深藏其中的沉香木讨生活。传说沉香自有山精树鬼守护,每一斧都带着敬畏与决绝。而今,这般景象已渐封存于故事之中。现代的“采香”,是香农驾驶皮卡,沿蜿蜒山道驶向整齐繁茂的奇楠园。目之所及,是南方湿润阳光下的静默生长。

香农的眼睛是丈量岁

月的尺,剖析内里的刀。他们必须看透树皮下的秘密:哪棵树的油脂已凝聚成魂,达到“三年结,五年成,八年沉”的火候。历经足够沉淀,油脂才能渗透木质,将其锻造成黑色的金铁。最关键的关键是香刀的试炼。从孔位间轻轻一剔,若见木质疏松、色浅味薄,便是心事彷徨;而上品的剔口颜色沉黯、质感润泽如膏脂,香气幽然而起。这一剔,是心中巨石的落地,是交易成败的落锤。

采回的香原料粗砺,需经“理香”方能释放芬芳——手持勾刀与毛刷,如绣花般剔除白色木质,只留深色含油的结香部分。这过程需屏息凝神,力道稍过便会伤及香魄。理好的香块依品相、味道分类:或切薄片便于品闻,或磨细粉以待熏煎,或上炉慢焙提纯韵味。加工的艰辛,是极致的专注,是在香尘弥漫中,用布满老茧的稳定双手,与每一块沉香的魂魄细腻交融。

昔日香农需背着香囊走几十里山路,在陌生集市向行人展示半生心血。价格起伏如山间天气,心底忐忑比种香采香更磨人。而今观珠香市热闹非凡,香农小摊被四方游人的灯火照亮。当见到年轻面孔拿起香木轻嗅,眼中闪过惊喜光芒时,所有艰辛守候、精微较量,仿佛都在那一刻获得了最甘甜的报偿。

夜色渐深,香市散去,那缕跨越千年的芬芳却依然萦绕不散。它生于泥土,凝于伤痛,修于岁月,终在人间烟火中找到知音。这香气滋养着观珠今日的繁华,而它的根,深扎在观珠这片土地上世代人以艰辛、沉默与智慧浇灌的漫长岁月里。

春天播种一颗种子(外一首)

■ 刘子立

即使是一颗小小的种子
我也要亲手播种
春雨快要到来
草木吐出新绿的时候
这颗种子将会生根、发芽

我细心呵护她的成长
春天过后,会迎来暴风雨
她还弱小,经受不了打击

时光会让她坚强
我也给她深深的愛

我要在这个春天开花

立春之后,风轻轻
吹过我的脸庞
吹过低矮的山冈
我追着风儿,抓了一把
放进我梦想的背囊

我在等待一场畅快的雨
我不想辜负这个美好的季节
在这个春天,我要开花
开成一朵绚丽芬芳的花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寻味

■ 孔祥秋

镜面光影波动,映出更深处一团模糊的影像——那是她手机屏幕亮起的反光。一个闪烁的新消息提示,是小马的专属铃声。

“宝贝,别怕。有我呢。”那热情如火的文字似乎正透过冰冷的镜面,灼烧着她最后的理智,“那个恶心上司敢欺负你?算个屁!别管他!辞职就辞职,我养你!有我一口吃的,就有你的!等我解决完手头这点小麻烦,马上接你!带你远走高飞!我们一起去有海的地方,你想去哪就去哪……”

甜得发腻的承诺,充满了不切实际幻想的海市蜃楼。所谓的“养她”无异于痴人说梦。可偏偏是这些虚幻的泡沫,此刻却成了她身处冰冷湍流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。她需要这份幻想,如同一个快要溺毙的人需要氧气,哪怕这氧气来自一个巨大的谎言。她宁愿沉溺在小马描绘的危险温柔里,也不愿再被李国栋那套虚伪的权力和肮脏的触碰多侵蚀一秒。

叮。
电梯门在无人召唤的一楼自动开启。

徐薇像是从一场冰冷迷梦中惊醒,眼神短暂地聚焦了一下。镜子里那个苍白女人的影子,动作显得有些僵滞。然

后,她迈步走了出去。高跟鞋踩在冰冷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,发出空洞的回响,一步步,走向旋转门投进来的、有些刺眼的周末晨光里。

那手机屏还固执地在她的手袋深处闪烁着小马的名字,带着虚幻的暖意,如同吸附在巨轮残骸上的毒藤蔓,与她一同滑向更深、更幽暗的未知深渊。身后的巨大办公楼,在她离去的背影里,缓缓沉入一片沉寂的阴影。

第九章 深渊陷阱

秋雨稀落,闷热未退,反添潮黏。街面积水污浊,车过溅起脏脏水花。

徐薇望着窗外,神情亢奋。小马的甜言蜜语在脑中翻腾:“辞职!我养你!远走高飞!去有海的地方……”这话如劣质蜜糖,腻得发晕。徐薇心知肚明:“养我”?痴人说梦!可这鬼话,却成了她溺亡前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逃离压抑的公司与日渐沉默的丈夫李浩,这日

网恋

■ 叶进雄

子像铁笼禁锢。她需要小马给的感觉,纵然明知是毒,也如渴求氧气般贪婪汲取。宁跳虚幻火坑,也不愿面对李国栋的嘴脸。

辞职后,生活彻底脱轨。她伪装“早出晚归”,李浩以为她有了新工作,并不在意,离婚不提了。

今天是礼拜天,老公带儿子去画廊画画了。她无所事事,上了几个微信群,跟几个微友打情骂俏,玩得高兴时,突然小马约她。

她急忙打扮一下,就下楼了,走过一个花店,在巷子拐角处,突然一个身影鬼祟地拦住她,徐薇抬头一看,是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,他的脸瘦削而蜡黄,眼神中透露出一股狡黠和贪婪。她一看,原来是“今生有约”微信群的黄毛,她知道这货不是好人。

“哎呀,林间晚风,大美人,去约会呀,生意不错啊!”黄毛阴阳怪气地说道,嘴里叼着一根劣质香烟,烟雾在他的头顶缭绕。徐薇皱了皱眉头,心中涌起一

股不祥的预感。

她强装镇定地问道:“你有什么事吗?”黄毛没有回答她的问题,而是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,屏幕上的画面让徐薇瞬间如遭雷击。

照片里的她衣衫不整,神态迷醉,正是那天在快捷酒店昏暗房间里的场景。拍摄角度极其刁钻和猥琐,清晰无误是藏在门缝里偷拍的!甚至还有一两张放大到令人瞬间血液冻结的特写!

“啧啧,大美人……嘿嘿,玩得可真够花的啊!”黄毛的声音嘶哑,带着毫不掩饰的下流和得意,故意拖长了令人作呕的语调。他将那闪动着龌龊图像的屏幕猛地怼到徐薇眼前,近得几乎要贴到她的鼻尖!

徐薇只觉得眼前一黑,心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,骤停一瞬,随即疯狂擂鼓。她踉跄后退,脊背“砰”地撞上冰冷粗糙的砖墙,喉咙里挤出破碎的尖叫声:“你想干什么?!”

黄毛咧开嘴里参差不齐的黄牙,两声如同钝刀刮擦锈铁皮的干笑。他不慌不忙地从那条洗得发白、满是污渍的牛仔褲口袋里摸出一部屏幕碎裂、外壳脏兮兮的廉价手机,油腻的手指在屏幕上戳戳点点,屏幕阴冷的光映亮他贪婪的下巴。

小说连载

19